

大唐 緝凶錄

史剛 / 著



上海世紀出版
SHANGHAI CENTURY PUBLISHING HOUSE

699

史剛 / 著

大唐 緝凶錄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大唐缉凶录 / 史刚著. — 北京 : 新世界出版社,
2018.9

ISBN 978-7-5104-6582-6

I. ①大… II. ①史…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8)第191334号

大唐缉凶录

作 者: 史 刚

责任编辑: 黄 倩

责任印制: 王宝根

责任校对: 宣 慧

出版发行: 新世界出版社

社 址: 北京西城区百万庄大街24号(100037)

发 行 部: (010)6899 5968 (010)6899 8705 (传真)

总 编 室: (010)6899 5424 (010)6832 6679 (传真)

<http://www.nwpc.cn>

<http://www.nwpc.com.cn>

版 权 部: +8610 6899 6306

版权部电子信箱: nwpcd@sina.com

印 刷: 三河市骏杰印刷有限公司

经 销: 新华书店

开 本: 880mm × 1230mm 1/32

字 数: 240千字 印张: 9

版 次: 2018年9月第1版 2018年9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104-6582-6

定 价: 39.90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凡购本社图书, 如有缺页、倒页、脱页等印装错误, 可随时退换。

客服电话: (010) 6899 8733

第一单元 逐鹿长安

楔子	002
第一章 五百两赏银	005
第二章 金不换	014
第三章 逼宫	020
第四章 清风阁	024
第五章 楚王进京	029
第六章 风声鹤唳	035
第七章 卷宗	041
第八章 司空虎和赵一针	045
第九章 案件真相	051
第十章 半年前的旧案	058
尾声	062

第二单元 问鼎隋宫

楔子	066
第一章 隋朝后人	068
第二章 麒麟	074
第三章 三件命案	081
第四章 大隋王宫	086

第五章	两个皇帝	090
第六章	潇潇	095
第七章	投水的女子	099
第八章	婚宴	104
第九章	借尸还魂	110
第十章	决战之时	115
	尾声	118

第三单元 神剑山庄

	楔子	120
第一章	狐仙祠堂	123
第二章	没有凶器的谋杀	126
第三章	丧失记忆的人	130
第四章	凶器找到了	137
第五章	神剑山庄	142
第六章	蓬莱阁	147
第七章	四个血手印	153
第八章	四和尚的秘密	158
第九章	狐仙骗局	164
第十章	罪有应得	169
	尾声	171

第四单元 传国玉玺

	楔子	174
第一章	白猿老叟	176
第二章	一个疑点	181
第三章	俞天池之死	185
第四章	市井高手	190

第五章	雁来国皇帝	195
第六章	独孤飞羽之死	200
第七章	追杀	206
第八章	传国玉玺的下落	210
第九章	两个凶手	217
第十章	城隍奶奶	223
尾声		228

第五单元 荒原王孙

楔子		232
第一章	狐王孙的挑战	235
第二章	仆役和管家	241
第三章	放羊老汉的秘密	247
第四章	疑窦丛生	251
第五章	凭空消失	255
第六章	主簿	258
第七章	县令被杀	262
第八章	案件真相	268
第九章	狐王孙的往事	272
第十章	皇室的秘密	278
尾声		281

第一单元 逐鹿长安

楔子

大唐西京长安，龙盘虎踞之地，群雄逐鹿之所。城内街衢通达，阊阖近千，冠盖如云，挥汗成雨。

天宝五年，百姓街谈巷议的无非三个人物。首先是当今皇帝李隆基。他年幼之时，助太平公主清君侧，斩杀韦皇后和安乐公主。睿宗皇帝暮年，李隆基又发动政变，戡除太平公主，终于使后宫干政的危机得以消弭。令人唏嘘的是，明君李隆基，如今却娶了自己的儿媳，将其封为贵妃，贪图享乐。

其次是高力士，官居骠骑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皇帝视他为手足，太子和诸王公主尽皆侧目而视，享尽无限风光。最后是宰相李林甫，为人喜怒不形于色，口蜜腹剑，朝廷中的敌手被他整了，还当他是至交好友。

大雪纷飞之后，鞭炮声中，春节到来。街市上熙熙攘攘，百姓们喜气洋洋，互相拜年，仔细挑拣着年货，迎新纳福。舞龙舞狮的队伍络绎不绝，大人抱着小孩子，小孩子手里举着糖葫芦和年糕，对着舞龙舞狮的队伍指指点点。

几个闲人，坐在一旁的年货摊边，看热闹聊闲天。

“高力士要做寿，文武百官肯定都去送贺礼。”

“你看，那不是宰相李林甫吗？大概是去高力士的府第送贺礼，喝喜酒的。”

一乘黄色的八抬大轿，从街边慢慢行来。一队下人，敲锣打鼓地跟在后面。轿帘打开，满脸长髯、脸颊略胖、眉眼带笑的宰相李林甫探出头来。他在朝中地位尊崇，势力盘根错节，这一乘八抬大轿即是皇帝李隆基所赠。李林甫和高力士交情一般，此次送贺礼，纯属逢场作戏。贺礼之中，尤为显眼的是一幅精工装裱、国朝圣手李思训的青绿细笔山水。别人想要李思训的画作，难比登天。

李林甫的轿子停在高力士府第门口。微微驼背的高力士，鬓发显出苍然之色，浓长的白眉，眼角下垂，两腮松弛，披红挂彩地迎出来，将他请进府内。李林甫满脸笑意，从袖子里抽出礼单，交给高力士，然后抬手示意，下人将那幅李思训的山水卷轴打开。卷轴宽一尺，长十尺，上面是连绵起伏的千里江山，湖泊之中有渔翁垂钓，一行征雁从天际掠过。在场的众宾客看后纷纷喝彩。

李林甫在上席端坐，道：“陛下口谕，待会儿他会亲自到场祝贺。陛下还准备了贺礼，一起送来，劳烦阿翁稍等一下。”

众人听说皇帝李隆基要来，立刻起哄。

高力士眼角的鱼尾纹绽开，笑道：“陛下和各位大人能给老奴面子，是老奴的荣幸。老奴只是后宫的仆役，陛下太过抬爱了。相爷为国尽忠，是国朝第一重臣。文章学问，朝中人更是难以望其项背，老奴佩服。”

众人都附和着笑起来。

高力士亲自给李林甫倒上酒，转身问道：“阿澄外出去高家祠堂，怎么还不回来？”

李林甫眼睛抬起，立刻想起这个阿澄。阿澄是犯官于俊卿的妹妹，高力士把她收为义女。外面百姓闲言碎语，都说老太监没安好心。长安城达官显贵给高力士立了一个生祠，今天轮到阿澄去祠堂照看。李林甫正要开口询问，一个下人气喘吁吁地跑进大门，一脸惊惶道：“出事了，小姐被歹徒绑走了！”

所有人都是一怔。

高力士问道：“那个歹徒长什么样？”

下人道：“小姐进到祠堂，要我们在外等候。过了一会儿，我见她不出来，就打开门看看，谁知里面站着一个黑衣人，一拳将我打倒。等我醒过来的时候，祠堂里是空的。小姐不是遇害，就是被那个黑衣人绑架了！”

在场的所有宾客都开始议论纷纷，都奇怪谁敢招惹高力士，这不是太岁头上动土嘛！李林甫从碟子里夹起一片牛肉，塞进嘴里，心想高力士专宠多年，得罪的仇家不计其数，如今寻仇，倒也在情理之中，自己正巧可以看一出好戏。

高力士默然不语。

马蹄声传来，一个太监策马来到高府门前，跳下马闯进大门，气喘吁吁道：“陛下出事了，贵妃娘娘请阿翁和相爷进宫商议！”

高力士的寿宴就这样被搅了。多年后，高力士一直难以忘记这件案子的凶险。

第一章 五百两赏银

大明宫倚龙首原而建，巍峨壮丽，藐视云汉。高力士和李林甫来到丹凤门，一个身穿官服的中年男人已经在此等候了。此人一张窄窄的脸，细眉细眼，鼻梁高耸，山羊胡须，正是大理寺卿布书仁。布书仁为人机警，在朝中顺风顺水。他向两人打个招呼，在前引路。

初春的微风，依旧带着一丝凛冽，三人急匆匆的影子在脚下不住摇晃。皇帝李隆基的书房，宫女、太监已哭成一片，还夹杂着杨贵妃的呵斥声。

高力士等人进门，探问状况。杨贵妃摇头道：“事态紧急，打搅阿翁寿诞，三位先来看看陛下。”

书房里，靠南墙是一扇宽大的窗子，窗前一张雕花书案，书案上已笔墨狼藉。书案旁边是一张卧榻，皇帝李隆基正倒在卧榻上，面色苍白，人事不省。李隆基已经年逾六旬，腮边隐隐露出黄褐色的斑点，双颊凹陷，一副美髯修剪得很整齐。

高力士问道：“陛下生病，还是中毒？”

杨贵妃叹息道：“按照御医所讲，极像是中毒。昨天，一个名叫骆言的西域客商，进献一面铜镜，据说是一件汉朝异物，已经流传了几百年。陛下好奇，就留下赏玩。孰料想，今天正午，陛下正要去阿翁家里贺喜，突然昏倒在地。”

高力士问道：“中毒？御医如此确定？”

杨贵妃道：“陛下昏倒之前，曾经仔细摩挲镜子，然后把手指含进嘴里。看来陛下也觉出镜子有问题，但是为时已晚。”

高力士沉吟道：“陛下出事，宫中无人。太子出使番邦，许久未归，这却如何是好？”

一旁的大理寺卿布书仁有一种被人遗忘的感觉，插嘴问道：“那面镜子在哪里？”

杨贵妃道：“陛下昏倒之后，有两名宫女冒死试毒，结果也昏倒在地。那面镜子如今用黄色锦缎包起来，放在锦盒里了。”

布书仁跃跃欲试，道：“臣想试试那面有毒的镜子，倘若昏迷或者身亡，臣自己负责。”

高力士和李林甫互看一眼，不敢吭声。

杨贵妃问道：“布大人考虑好了？”

布书仁点头。

杨贵妃一招手，一名宫女抱过来一个锦盒。杨贵妃亲手把锦盒交给布书仁。布书仁是外臣，不敢与后宫嫔妃有所交集，此刻下意识抬起眼睛——对面的杨贵妃体态丰腴，蛾眉淡扫，眼角含泪——又自知失仪，急忙低下头。锦盒打开之后，揭开黄色锦缎，里面是一面铜锈斑驳的古镜，背面刻着云纹，看年代确是汉朝之物。

布书仁仔细端详镜面，看到里面是自己的样貌，面庞清瘦，山羊胡须，并无不妥。他的手指，触摸到镜面，的确有一些黏糊糊的颗粒，把手指放在唇边，一种咸咸的感觉。布书仁回头，冲着高力士和李林甫傻笑，然后抱着镜子，昏倒在地。

李林甫叹息，凑过来道：“布大人太过大意，趁着中毒较浅，给他用点儿手段，大概管用。那位小公公，你来！”

高力士来不及多理会，转身跑到殿外，高声呼唤御医。一个御医立刻抱着药箱跑过来，刚进门，就看到那个太监左右开弓。布书仁的脸颊被打成包子模样，青紫肿胀，嘴角溢出血丝。李林甫立即叱骂道：

“谁要你殴打朝廷命官的？”

太监问道：“相爷的意思是？”

李林甫骂道：“掐人中！”

众人正在争吵，忽见布书仁呕出一口黑血，坐起身子，伸手摸着脸颊：“好像有人暗算我，打我一顿？”

李林甫不承认：“怎么会呢？布大人昏迷，做了噩梦而已。如今你相信是毒药了？”

布书仁看到太监挽起的袖子，立刻心知肚明了，道：“确是毒药无疑！竟然有人毒害大唐皇帝，简直胆大包天。下官发出海捕文书，先把那个送镜子的西域客商骆言抓来审问，一定会有收获。此次是个大案，臣想悬赏五百两银子，寻找市井高人救驾，大家一起集思广益。”

李林甫明白，那个西域客商弑君谋逆，早就逃走了。要想断案，只能依靠五百两银子的赏银。

南城一个精致的小院落里，一个虎背熊腰的老妪，眉毛微秃，两眼圆睁，脸孔充满杀气，手中一根擀面杖，来到门前砸门。一个二十五岁上下的瘦弱书生，长眉斜入鬓角，眼睛很亮，鼻梁很高，嘴唇很薄，头戴幞头巾，身穿石青色长衫，脚下是一双青布鞋，开门道：“是房东大娘啊？”

房东大娘怒气冲冲，两手叉腰，张嘴露出一副龅牙，道：“司空虎，你去年是否高中探花，探花是否被相爷掉包，我管不着，但是你欠我三个月房租，再不还我，我就把你赶走。你不要以为老娘是女流好欺负，老娘的娘家兄弟可是会拳脚的！”

司空虎挠挠头发，道：“房东大娘，你难我也难，我平素连肉都吃不上，只能砸核桃解饥。要不我拿东西做抵押？”

房东大娘上下打量司空虎：“你一个穷光蛋，拿什么抵押？我看你这身新衣服不错，脱下来。”

司空虎捂着衣襟道：“虽说咱们差着辈分，但是男女有别，在你面前赤身露体不大好。”

房东大娘不接话茬，上前撕扯司空虎的长衫，最后长衫脱下，只剩下一个光膀子。房东大娘骂道：“你敢非礼老娘？”

司空虎尴尬道：“不是非礼，我真的只有这一身了。你把长衫拿走，我就剩下裤衩子。天这么冷，把我冻死，还得给我收尸，不大划算吧？”

房东大娘叉着腰，回头正看到一个十七岁上下、身穿黄裙的小姑娘，小碎步跑着进门，大喊一声：“司空大哥，咱们有钱赚了！”

司空虎吓了一跳，道：“小清，你一惊一乍干吗？”

这个小清，本来是司空虎的同乡。去年老家闹瘟疫，父母病亡，在长安城偶遇司空虎，就在此借住。小清四处给司空虎揽活，给人家做账房，或者文案。她道：“司空大哥，我跟你说一件新鲜事。陛下被人下毒，昏迷不醒，大理寺卿布书仁悬赏五百两纹银寻找市井高人救驾，这价钱可不少！”

司空虎张大嘴巴：“五百两？”

房东大娘立刻换了一副笑脸，把擀面杖塞进腰间，长衫还给司空虎：“探花老爷，你才高八斗，只是运气不好才如此落魄。你不是喜欢琢磨那些断案的技巧吗，如今可以派上用场了。”

司空虎沉吟。

房东大娘又道：“直说吧，你恨相爷不？”

司空虎依旧一副瘟头瘟脑的模样，不吭声。

房东大娘笑起来：“那就争气一点儿，趁机名扬天下，以前的荣光不就回来啦？只要你能救驾，别说赏银，连朝廷的官职都由着你随便挑。刚才我火气有点儿大，闹出一点儿误会，不要放在心上。房子你先住，每月一百两银子的房租，可以先欠着。”

司空虎蹙眉道：“房东大娘，咱们说好的，房租是每月十两银子，

你不能坐地起价啊。”

房东大娘笑道：“你身价不同了，房价自然也要改一改。你们聊正事，我不打扰你们了。”

司空虎看着她乐呵呵离去的背影，气得直抓头发。小清笑嘻嘻地过来帮他穿上长衫，再捏捏肩膀，捶捶后背，道：“司空大哥，你就要发迹了，可否留下我做管家？我没那么贪心，你给我每月九十两银子，小妹很知足。”

司空虎惨叫一声，逃出门去。

大理寺卿布书仁平素节俭吝啬，轿子的帘子破了，只是修补，不愿意更换轿帘。于是，他的轿子成了朝廷大员里面唯一轿帘打补丁的特例。轿子行到哪里，路人看到轿帘上的补丁，都指指点点。布书仁见怪不怪，不为所动。他从大明宫出来，吩咐手下骑快马张贴悬赏布告，自己坐在轿子里打盹。

轿子停在了大理寺门口。一个差役过来禀报道：“布大人，有一名年轻男子，自称去年中榜的探花司空虎，前来协助大人救驾。”

布书仁用蘸了凉水的汗巾，捂着发烫的脸颊，不屑道：“死骗子看中了五百两赏银，也就罢了，居然冒充探花？去年的探花明明是相爷的远房侄子……咦？”

他想起来了。朝廷传言，去年科举，李林甫做了手脚，将不学无术的远房侄子安插进来。为防露馅，没敢掉包状元和榜眼，就掉包了探花。这个司空虎，就是被掉包的倒霉蛋。这可麻烦了，对方拿捏着李林甫的把柄，简直是一个烫手山芋。布书仁只能装糊涂道：“我去试探此人底细，果真是个骗子，棍棒伺候。”

进到大堂，司空虎已站在墙边等候。

布书仁坐在桌案后面，假装靠着椅子喝茶休息，眼睛瞟着对面的小白脸——那书生相貌清瘦，脸上尽是菜色，显然穷困潦倒。布书仁

开始同情司空虎了：“你我年纪相差甚远，我就叫你一声司空世兄。你来领赏银，得先通过考试。我出三道考题，你答对了就帮我做事，答错了莫怪本官不留情面。”

司空虎道：“布大人请出题。”

布书仁道：“腊月时节，天降大雪，江南出了一宗命案。死者被利器捅死，凶手没有离开现场，但是找不到凶器，只有一根湿漉漉的绳子和一堆点燃的柴火。你能断出，凶手的杀人方法吗？”

司空虎满脸自信，语速很快地说道：“天降大雪之时，凶手把绳子蘸水，冻成一根冰锥，就可以杀人了。那堆柴火也有用处，就是用来把绳子上的水化掉。”

布书仁觉得有点儿意思，继续道：“算你胜了一题。第二道考题，也是天降大雪，死者被害，但是现场的疑凶身上没有血迹。紧接着，第二天，城里的裁缝被杀，裁缝家的火炉里找到了一些衣服的残片。请问凶手杀裁缝做什么？”

司空虎眼睛眨都没眨，似乎对这个难题根本不感兴趣：“因为裁缝是凶手的帮凶。凶手事先找裁缝，定做了一件可以反过来穿的两面衣服。行凶之时，血渍溅到衣服上，但是凶手穿的是两面衣服，把反面换成正面，就可以摆脱嫌疑。凶手杀人之后，再把裁缝灭口。”

布书仁继续道：“我出最后一道考题，你要小心。还是大雪时节，案发现场没有看到死者出现，也没有死者的脚印。第二天，死者的尸体被发现。请问为什么会没有死者的脚印？”

司空虎嘴角带笑，两手负在身后，道：“死者早就被害，只不过因为下雪，凶手在雪地里，用自己的脚印覆盖死者的脚印即可。布大人，小人可以为朝廷效力了吗？”

布书仁的茶盏停在了唇边。

这三道考题，其实是江南出现的三件悬案，一月以来无人能解。此刻现学现卖，孰料想小白脸答题不费吹灰之力。他决定遵守承诺，

低声道：“司空世兄，我们一见如故。救驾之后，本官会向陛下给你求个前程。五百两赏银，也如数奉送。只是，你不懂官场规矩，我很难办。刚才差役说，你和相爷有点儿误会。依我看，是差役听错了，对吗？”

司空虎挠挠头发：“布大人见教得是。”

布书仁笑嘻嘻道：“你想从善如流，就要投鼠忌器。”

司空虎附和道：“多谢布大人提醒。”

忽然，大理寺外面的登闻鼓响了，一个满鬓寒霜的老汉神色惊慌地闯进大堂，跪在地上。

布书仁把茶盏扔在桌上，一拍惊堂木，高声问道：“堂下何人，有何冤枉？”

老汉一边用袖子擦汗，一边道：“小人郭义，是长安城外十里村的保长，今日午时，十里村的村头土地庙出现一具死尸，是个西域人模样，小人听说朝廷在缉捕一个西域客商，就有些怀疑，前来报官。”

官兵们都开始窃窃私语。

布书仁道：“本官要查验现场，请郭保长带路。”然后一拍惊堂木，走出大堂。

郭义在前面带路，布书仁坐着轿子，司空虎和一队官兵紧随其后。临近傍晚，众人来到十里村。村里出了命案，村民们都按捺不住好奇，围在一旁，此时急忙后退，让出一条路来。布书仁跳出轿子，来到土地庙门前。

这间土地庙，供奉的神像早已经残破不堪，显然平素无人打理，布书仁和司空虎进门，就看到一具男尸倒在地上。这具男尸已经现出尸斑，死去不到一天，与郭义所说的死亡时间相吻合。司空虎把男尸的脸孔掰过来——满脸络腮胡，浓眉大眼，蒜头鼻子，青紫色的嘴角溢出一丝血渍，显然是挣扎的时候将嘴唇咬破。尤其显眼的是，咽喉